



微光

青年批评家集丛

水底的火焰

当代作家的叙事之夜

木叶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水底的火焰

当代作家的叙事之夜

木叶 著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底的火焰: 当代作家的叙事之夜/木叶著.

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7.7

(微光: 青年批评家集丛)

ISBN 978-7-5321-6385-4

I. ①水… II. ①木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文学评论 IV. ①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6566号

发 行 人: 陈 征

策 划 人: 金 理

责任编辑: 胡远行

封面设计: 胡 斌

书 名: 水底的火焰: 当代作家的叙事之夜

作 者: 木 叶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.ewen.co

印 刷: 崇明裕安印刷厂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
印 张: 8.25

插 页: 3

字 数: 184,000

印 次: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385-4/I · 5103

定 价: 35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9404766

木叶

原名刘江海，生于北京，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，现居上海。2006年，获《中国时报》文学奖之诗歌评审奖。2014年出版随笔集《一星如月看多时》。



微光

青年批评家集丛

“微光/青年批评家集丛”策划人语

金 理

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,尝试获取对于“文学批评”的共识,恐非易事。不过,既然我们的集丛以此为名义来召集,势必需要提出若干“嘤鸣求友”般的呼声——

首先,文学批评“能够凭借自身而独立存在”(弗莱:《批评的解剖》),其意义并不寄生于创作,批评与创作并肩而立,共同面对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发言,“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”——这个说法来自陈世骧先生对夏济安文学批评特质的理解:“他真是同感的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内,深爱着作者的主题和用意,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,为他计划如何是更好的途程,如何更丰足完美的达到目的。……他在这里不是在评论某一个人的作品,而是客观论列一般的现象,但是话

尽管说的犀利俏皮,却决没有置身事外的风凉意,而处处是在关心的负责。”(陈世骧:《〈夏济安选集〉序》)

其次,在理性的赏鉴与评断之外,批评本身是一门艺术,拒绝陈词滥调,置身于“陌生”的文学作品中,置身于新鲜的具体事物中。文学批评应该是美的、创造的,目击本源,“语语都在目前”。

再次,诚如韦勒克的分疏:“‘文学理论’是对文学原理、文学范畴、文学标准的研究;而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研究,则要么是‘文学批评’(主要是静态的探讨),要么是‘文学史’。”但他尤其强调这三种方法互为结合、彼此支持,无法想象“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又怎能有文学批评”(韦勒克:《文学理论、文学批评和文学史》)。故而,凡在文学理论的阐释、文学史的建构方面有新发现的著述,均在本集丛收入之列。

丛书名中的“微光”二字,取自鲁迅给白莽诗集《孩儿塔》作序:“这是东方的微光,是林中的响箭,是冬末的萌芽,是进军的第一步……”借用“微光”大概表示两个意思:微光联系着新生的事物和谦逊的态度,本书是一套为青年学者开放的集丛;态度谦逊但也不自视为低,微光是黎明前刺破黑夜的第一束光,我们也寄望这套书能给近年来略显沉闷的学界带来希望。

此外,“微光”还让我们联想起加斯东·巴什拉笔下的“孤独烛火”,联想起巴什拉在《烛之火》中描绘的一幅动人图画:遐想者凝视孤独烛火,这是知与诗、理性与想象的结合。“在所有的形象中,火苗的形象——无论是朴实的还是最细腻的,乖巧的还是狂乱的——载有诗的信息。一切火苗的遐想者都是灵感丰富的诗人。”(《烛之火·前言》)——在这一意义上,“微光”献给“一切火苗的遐想者”。

集丛第一辑的六位作者皆为一时俊彦自不待言,我们也期待有更

多志同道合的师友加盟后续的出版计划。最后,集丛出版得到上海文艺出版社陈征社长的鼎力支持,胡远行先生与林雅琳女史亦献策出力,尤其远行先生本是集丛策划者,但他甘居幕后不愿列名,这都是我们要特为致谢的。

2017年5月14日

目 录

辑一

被缚的宿命——苏童《黄雀记》 / 3

谁为死去的见证者作见证——余华《第七天》 / 10

一个作家的叙事之夜——余华和他的批评史 / 17

在男人的面孔上,她们的世界随她们一起转身——格非《山河入梦》 / 44

呼吸,孙甘露 / 48

一种回溯式的探索——韩东《欢乐而隐秘》 / 54

另一种特立独行的猪,及其死亡——李杭育《公猪案》 / 64

一个有限的情感乌托邦——陈永和《光禄坊三号》 / 74

辑二

冯唐论 / 85

过于正确与急切的叙事——徐则臣《王城如海》及其他 / 97

作者与总叙事者的较量——论赵志明 / 109

失踪,及其所创造的——路内《云中人》 / 124

穿越真实与荒谬的子弹——读阿乙 / 139

旁观,卸妆与“灵魂的深”——读姬中宪 / 142

我们总是比生活既多些又少些——读双雪涛 / 151

延时直播的越位——读韩寒 / 160

荷尔蒙是一个人自己的乱世——读鲁敏《荷尔蒙夜谈》 / 172

虚构的葬花天气——论安妮宝贝 / 178

叙事的丛林——论笛安 / 204

文珍的远方叙事 / 218

自足与互文 / 222

肖像,或命运的微积分——读祁媛 / 226

辑三

雪花着地即非花——2006文坛回眸 / 233

望见那望不见的——2015长篇小说回顾 / 239

后记 / 249



被缚的宿命

——苏童《黄雀记》

一

苏童有个短篇不算出名,却很有意思,讲的是儿子的脚不安定,心喜远行,他梦到父亲要把自己的脚捆起来。后来,父亲似乎真要这么做而未做。父亲过世,他看见父亲的亡灵拎着绳子说,我要把你的脚捆起来。长篇《黄雀记》里,祖父在拍照时惊呼魂儿丢了,他四处挖魂找魂,被送进精神病院后还是挖。此时,绳子应运而生,攥在孙子保润的手里,他绑了祖父。待绳子再度大显身手,缚住的是十五岁的“仙女”……看上去,小说潜伏着爱情的可能。苏童的手筋在于,绳子时松时紧,绳结花样繁多。

伍迪·艾伦说过：“爱是答案。可是当你在等答案的时候，性会提出几个很好的问题。”保润对仙女的爱意和幻想，是朦胧的。想看电影，不顺利，想跳个1980年代流行的“小拉”，她不肯。后来，本是柳生强奸了她，但在收买之下，她让保润做了替罪羊，锒铛入狱。《黄雀记》中性提出的问题确乎“很好”，因为它足够粗暴，它的解答方式，除了粗暴，还很龌龊。

性再次发问，已是十年后，仙女回返，身份是郑老板的公关“白小姐”。后来，她和台商庞先生游欧洲，意外怀孕，他自是不爱她的。这回的答案是粗糙的。进退为难之际，她有过一闪念：把这辈子交给柳生，而他躲开了。最终，在柳生的大婚之夜，刑满释放了一段时间的保润捅死了他。

十年，正正好，青春作伴。性给爱情提的问题，身体给灵魂出的“谜语”，都没有等来完好的答案。当然，这也是灵魂在给身体、给自己出谜语，提问题。

事实上，广义的爱在小说里也是稀薄的。

小说指向或击中的东西实是不少，而若沿着笔意再往深处远处探看，你又可能不够满足。

二

真正的黄雀，“其实是这个时代，这个社会现实。”这思路，精准，宏阔。不过，文本中的时代和社会现实，不是那么精准宏阔。

从书中很是紧要的井亭医院说起，院长姓乔，院里住着郑老板、康司令，还有祖父等等。仿佛在说，代表人物可都在了：祖父，本应颐养

天年却丢了魂儿；郑老板，有钱的弄潮儿，也进了精神病院；康司令，老红军老革命老领导，在精神病院里同样占了一席；一院之长，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……

如此设置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却也透出一种简单化或符号化的倾向。具体的描写，同样值得细思量。像郑老板，他和姐姐，旗下最多时拥有二十多个洗浴中心，企业扩张，甚至买下越南两座矿山的经营权，富甲一方。一夜，郑老板闯进公安局，声称有人追杀他。“值班人员发现他浑身上下只穿了一条三角内裤，两只手腕则戴满了名贵的瑞士手表，问他为什么是这副装束，他说，来不及，来不及了。打开箱子检查，里面除了几盒避孕套，都是一捆一捆的人民币……指称杀手乔装打扮成美艳的按摩小姐，今夜就要伺机下手”。就这样，年纪轻轻，被姐姐送进了精神病院。在院中，郑老板是可以消费女色的，最嚣张时，三十位小姐来为他庆祝三十岁生日，而他的姐姐能拿着宝剑在院长办公室里逞威风。此外，乔院长让柳生在医院的水塔内为郑老板设立香火庙，请菩萨；康司令能持枪、开枪，并曾用枪指着乔院长……可怜的精神病院成了作者的实验基地，郑老板和康司令更像是被断了根、植入精神病院的奇葩景观，而不是活生生的个体。

网友吐槽，“小说中有很多情节很是别扭，还不如男一号保润打的绳结顺畅”。有记者问及，苏童坦言，“我无意再现人们眼中的现实，写实的外套下或许有一件‘表现主义’的毛衣，夸张，变形，隐喻，这些手法并不新鲜，只要符合我的叙述利益，我都用了。”写实好的，表现也好的，问题就出在，“外套”和“毛衣”结合得不很融洽。《黄雀记》有一种静悄悄的野心，大的框架是现实范儿，细节和细部的刻画亦属谨严，而那些过于戏剧性的桥段，就仿佛不速之客，虽然推动了情节、增加了可

看性,但终究是一种破坏性的叙事。

另有一些情节和叙事的逻辑,也欠说服力。第一页便说祖父曾自杀,就五个字,“突然活腻了”,后来,丢了魂,作者安排他不止一次赞叹“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!”用意深沉而浅白,莫非社会之凶猛,真这么容易揭示?保润的母亲似乎天生狭隘,容不得祖父年年去拍照,对老公情分亦有限,最后,还放弃了保润和香椿树街上的家。仙女,幼时被领养,后来被强暴,那么,她是否必定走上靠身体吃饭这条路?上述角色,无不屈从于作者的意图,少有鲜活的内心流转。小说家理想远大,手段高强,但对于笔下的人物,还是要更感同身受,更体贴入微。苏童赞赏过福楼拜的伟大,“他不光是在一个单纯的平面上写人性,另外一方面,他兼顾到了社会对一个心灵的影响。”看来,对经典的研习或感佩,与自身实践还是有些距离的。

这种期许和文本、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缝隙,可能另有一些缘由。早就有人注意到宿命在苏童小说中的位置,王德威说,“苏童一辈的作者从不汲汲探求死亡之所以发生的动机。宿命成了最好的借口”;“但就算是最具有‘时代意义’的题材,也常在他笔下化为轻颦浅叹,转瞬如烟而逝。”如果说,王德威的评析,包含着对同辈尤其是先锋作家创作特点的思考,那么,葛红兵则以鲁迅等启蒙作家为参照,认为鲁迅写人物命运是注重社会原因的(有时也值得检讨),“苏童常常不能为自己笔下的人物的遭际提供一个社会性的解释,苏童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宿命的”。整体上,两个评论家颇为欣赏苏童,但他们都轻轻地点到了同一个弱项。当然,我丝毫不否认宿命是一个强力的存在,体现了人在天地间的一种根本性欠缺和走向,也促生了包括苏童小说在内的众多优秀作品,不过,在宿命之外还有看不见的手,尤其是在时代的发展